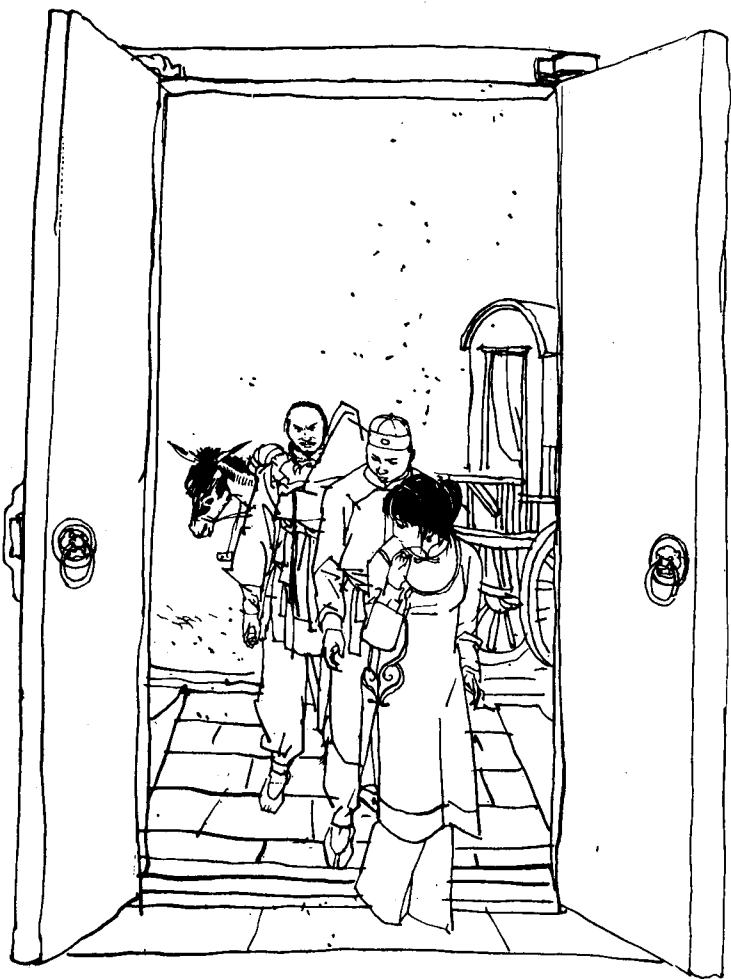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第一章	大雨商家堡	3
第二章	宝刀和柔情	29
第三章	英雄年少	55
第四章	铁厅烈火	109
第五章	血印石	153
第六章	紫衣女郎	191
第七章	风雨深宵古庙	235
第八章	江湖风波恶	271
第九章	毒手药王	301
第十章	七心海棠	331

目 录

第十一章	恩仇之际	355
第十二章	古怪的盗党	381
第十三章	北京众武官	433
第十四章	紫罗衫动红烛移	461
第十五章	华拳四十八	489
第十六章	龙潭虎穴	529
第十七章	天下掌门人大会	549
第十八章	宝刀银针	597
第十九章	相见欢	631
第二十章	恨无常	679
后 记	725



那高瘦大汉拉住了大车，骡子再也不能向前半尺。车中美妇先行下车，走进厅去。田归农失魂落魄一般也跟了进去。

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

“胡一刀，曲池，天枢！”

“苗人凤，地仓，合谷！”

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。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，语音从牙齿缝中迸出来，似是千年万年、永恒的诅咒，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。

突突突突四声响，四道金光闪动，四枝金镖连珠发出，射向两块木牌。

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，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的大汉，旁注“胡一刀”三字；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，旁注“苗人凤”三字，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。木牌下面接有一柄，两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各持一牌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。

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，口中喊着胡一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。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，镖囊中带着十几枝金镖，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，右手一扬，就是一道金光射出，钉向木牌。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，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牛皮背心，唯恐少年失了准头，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。两人窜高伏低，摇摆木牌，要让他不易打中。

大厅外的窗口，伏着一个少女、一个青年汉子。两人在窗纸上挖破了两个小孔，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。两人见那少年身手

不凡，发镖甚准，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。

天空黑沉沉地堆满了乌云。大雨倾盆而下，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，势道吓人。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，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。

他们都身披油布雨衣，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，又再凑眼到窗洞上去看时，只听得那婆婆说道：“准头还可将就，就是没劲儿，今日就练到这里。”说着慢慢站起身来。

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，急忙转身，向外院走去。那汉子低声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什么玩意儿？自然是练镖了。这人的准头算是很不错的了。”那汉子道：“难道练镖我也不懂？可是木牌上干么写了什么胡一刀、苗人凤？”那少女道：“这就有点邪门。你不懂，我怎么就懂了？咱们问爹爹去。”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一张圆圆的鹅蛋脸，眼珠子黑漆漆的，两颊晕红，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。那汉子浓眉大眼，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，神情粗豪，脸上生满紫色小疮，相貌虽然有点丑陋，但步履轻健，精神饱满，却也英气勃勃。

两人穿过院子，雨越下越大，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。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滴，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，更是显得娇嫩。那汉子呆呆地望着她，不由得呆了。少女侧过头来，故意歪了雨笠，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的衣领。那汉子看得出了神，竟自不觉。那少女扑哧一笑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傻瓜！”走进花厅。

厅中东首生了好大一堆火，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，在火旁烘烤给雨淋湿了的衣物。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，有的身上带着兵刃，是一群镖客、趟子手和脚夫。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。这三入刚进来避雨，正在解去湿衣，突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，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。

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，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，将适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情说了。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，精神健旺，头上微见花白，身高不过五尺，但目光炯炯，凛然有威。他听了那少女的话，眉头一皱，低声呵责道：“又去惹事生非！若是让人家知觉了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？”那少女伸伸舌头，笑道：“爹，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，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啦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我教你练功夫时，旁人来偷瞧，那怎么啦？”

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，听父亲说了这句话，不禁心头一沉。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，父亲明明知道，却不说破，在试发袖箭之时，突然一箭，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。总算他手下留情，劲道没使足，否则袖箭穿脑而过，那里还有命在？父亲后来说，偷师窃艺，乃是武林中的大忌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。

那少女一想，倒有些后悔，适才不该偷看旁人练武，但姑娘的脾气要强好胜，嘴上不肯服输，说道：“爹，那人的镖法也平常得很，保管没人偷学了。”老者脸一沉，斥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怎么开口就说旁人的玩意儿不成？”那少女一笑，道：“谁叫我是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呢？”

三个武官烤火，不时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，只是他父女俩话声很低，听不到说些什么。那少女最后一句话说得大声了，一个武官听到“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”几个字，瞧瞧这短小瘦削、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，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心想：“百胜神拳？吹得好大的气儿！”

原来这老者姓马，名行空，江湖上外号叫作“百胜神拳”。那少女是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。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，可是江湖上的武人，也只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。跟她一起偷

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，单名一个铮字，是马行空的徒弟。

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，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，不由得心头有气，向他怒目瞪了一眼。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，与他目光登时就对了，心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，也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徐铮本就是霹雳火爆的脾气，眼见对方无礼，当下虎起了脸，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武官。

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，身高膀宽，一脸精悍之色。他哈哈一笑，向左边的同伴道：“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，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？”那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。

徐铮大怒，霍地站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那武官笑吟吟地道：“我说，小子唉，我说错啦，我跟你陪不是。”徐铮性子直，听到人家陪不是，也就算了，正要坐下，那人笑道：“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，准是偷了你妹子。”

徐铮一跃而起，便要扑上去动手，马行空喝道：“铮儿，坐下。”徐铮一愕，脸孔胀得通红，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你没听见？”马行空淡淡地道：“人家官老爷们，爱说几句笑话儿，又干你什么事了？”徐铮对师父的话向来半句不敢违拗，狠狠瞪着那个武官，却慢慢坐了下来。那三个武官又是一阵大笑，更是肆无忌惮地瞧着马春花，目光中尽是淫邪之意。

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，要待发作，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，寻思怎生想个法儿，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。突然电光一闪，照得满厅光亮，接着一个焦雷，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，这霹雳便像是打在这厅上一般。天上就似开了个缺口，雨水大片大片地泼将下来。

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：“这雨实在大得狠了，只得借光在宝庄避一避。”庄上一名男仆说道：“厅上有火，大爷请进吧。”

厅门推开，进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长身玉立，气宇轩昂，背上负着一个包裹，三十七八岁年纪。女的约莫廿二三岁，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竟是一个绝色丽人。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，但这丽人一到，立时就比了下去。两人没穿雨衣，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，已然全身尽湿。那男子携着少妇的手，两人神态亲密，似是一对新婚夫妇。那男子找了一捆麦秆，在地上铺平了，扶着少妇坐下，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。这二人衣饰都很华贵，少妇头上插着一枝镶珠的黄金凤头钗，看那珍珠几有小指头大小，光滑浑圆，甚是珍贵。马行空心中暗暗纳闷：“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，强徒出没，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，为何不带一名侍从，两个儿孤孤单单地赶道？”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，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。

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，双目红肿，自是途中遇上大雨，十分辛苦，这般穿了湿衣烤火，湿气逼到体内，非生一场大病不可，当下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，走近去低声说道：“娘子，我这套粗布衣服，你换一换，待你烘干衣衫，再换回吧。”那少妇好生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。那男子点点头，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。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，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。

三个武官互相一望，脸上现出特异神色，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妇换衣之时，定然美不可言。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官最是大胆，低声道：“我瞧瞧去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老何，别胡闹。”那姓何的武官眨眨眼睛，站起身来，跨出几步，一转念，从地下拾起腰刀，挂在身上。

徐铮受了他的羞辱，心中一直气愤，见他走向后院，转头向师父望了一眼，只见马行空闭着眼睛在养神，又见威杨两位镖

头、五个趟子手和十多名脚夫守在镖车之旁，严行戒备，决不致出了乱子，于是跟随在那武官身后。

那武官听到背后脚步响，转过头来，见是徐铮，咧嘴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好！”徐铮道：“臭官儿，你好。”那武官笑道：“想挨揍，是不是？”徐铮道：“是啊。我师父不许打你。咱们悄悄地打一架，好不好？”那武官自恃武艺了得，没将这楞小子瞧在眼里，只是见他镖行人多，己方只有三人，若是群殴，定要吃亏，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，便笑着点头道：“好啊，咱们走得远些。若给你师父听见了，这架就打不成。”

两人穿过天井，要寻个没人的所在动手，忽见回廊上转出一个人来。那人身穿绸袍，眉清目秀，正是适才练镖的少年。徐铮心中一动：“借他的武厅打架最好不过。”于是上前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兄长请了。”那少年还了一揖，说道：“达官有何吩咐？”徐铮指着武官道：“在下跟这个总爷有点小过节，想借兄长的练武厅一用。”那少年好生奇怪，心道：“你怎知我家有练武厅？”但学武之人，听到旁人要比武打架，可比什么都欢喜，当即答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当下领了二人走进练武厅。

这时老婆婆和庄丁等都已散去，练武厅上更无旁人。那武官见四壁军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，此外沙包、箭靶、石锁、石鼓放得满地，西首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，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这一家人会武，只怕功夫还不错。”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在下来贵庄避雨，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。”那少年忙即还礼，说道：“小人姓商，名宝震。两位高姓大名？”徐铮抢着道：“我叫徐铮，我师父是飞马镖局总镖头，百胜神拳马行空。”说着向武官瞪了一眼，心道：“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，可知道厉害了吗？”

商宝震拱手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请教这一位。”那武官道：“在

下是御前侍卫何思豪。”商宝震道：“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。小人素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，想来何大人都是知交。”何思豪道：“那大半也相熟的。”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共分四等，侍卫班领，什长，一、二、三等及蓝翎侍卫，都由正黄、镶黄、正白内三旗的宗室亲贵子弟充任。汉侍卫属于第四等，这何思豪在侍卫处中只是最末等的蓝翎侍卫，所谓大内十八高手，那是他识得人家，人家就不识得他了。

徐铮大声道：“商公子，你就给做个公证。我跟这姓何的公公平打一架，不管是谁输谁赢，都不许向旁人说起。”他是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。何思豪哈哈笑道：“胜了你这楞小子不足为武，还值得向旁人吹大气的么？楞小子，上啊。”一捋长袍，拉起袍角，在腰带中塞好。徐铮脱下长袍，将辫子盘在头顶，摆个“对拳”，双足并拢，双手握拳相对，倒是神定气闲。

何思豪见他这姿式是“查拳”门人和人动手的起手式，已放下了一大半心，心道：“什么百胜神拳！这查拳三岁小孩儿也会，有什么希罕？”原来“潭、查、花、洪”，向称北拳四大家，指潭腿、查拳、花拳、洪门四派拳术而言，在北方流传极广，任何练拳之人都略知一二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。何思豪见对手拳法平常，向商宝震一笑，说道：“献丑！”一招“上步野马分鬃”，向徐铮打了过去，他使的是太极拳。其时太极门的武功声势甚盛，人人均知是极厉害的内家拳法。

徐铮不敢怠慢，左脚向后踏出，上身转成坐盘式，右手按、左手撩，一招“后又步撩掌”出手极是快捷。何思豪见来招劲道不弱，忙使一招“转身抱虎归山”，避开了这一撩。徐铮使一招“弓步架打”，右拳呼的一声击出，直扑对方面门。何思豪不及避让，使一招“如封似闭”，双掌一封。二人拳掌相交，何思豪只感手腕隐隐生疼，心道：“这小子蛮力倒大。”

霎时之间，二人各展拳法，拆了十余招。商宝震站着旁观，见徐铮脚步沉稳，出拳有力，何思豪却是身形飘忽，显然轻功颇有根基。

斗到酣处，何思豪哈哈一笑，一掌击中徐铮肩头。徐铮飞脚踢去，何思豪侧身闪避，一招“玉女穿梭”，拍的一声，又击中徐铮手臂。徐铮更不理会，抡拳急攻，突然直出一拳，一招“弓步劈打”，砰的一响，打中对方胸口。这一拳着力极沉，何思豪脚步踉跄，向后退了几步，终于一交坐倒。只听旁边一个女子声音娇声叫道：“好！”

商宝震回过头去，只见两个女子站在厅口，一是少妇，另一个却是个闺女。他先前凝神观斗，不知身后有人。原来马春花和那少妇换了衣服经过此处，听到呼叱比武之声，在厅口一望，竟是师兄和那武官打架，这时见师兄得胜，不由得出声喝彩。

何思豪给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，在女子面前丢脸出丑，更是老羞成怒，当即一跃而起，乘着跳跃之势，已抽腰刀在手，上步直劈。徐铮毫不畏惧，仍以“查拳”空手和他相斗，只是忌惮对方兵器锋利，已是闪避多，进攻少了。马春花见这武官脸上神情狠恶，并非寻常打架，已是拚命一般，不由得有些耽心。那少妇扯扯她的衣袖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我最恨人动刀子出拳头。”

当此情势，马春花哪里肯走，只道：“再看一会儿。”那少妇眉头一皱，竟自走了。

商宝震凝神看着那武官的刀势，又留心徐铮闪避和上步抢攻之法，手上暗扣一枝金镖，若那武官用刀伤人，他就要伸手相救。但见徐铮双目紧紧盯住刀锋，刀锋向东，他眼睛跟到东，刀锋削向西，眼睛也跟到西，眼见一刀迎面砍来，他身子略闪，飞脚向敌人手腕上踢去。何思豪回刀削足，徐铮长臂急伸，砰的一响，一拳正中他鼻梁。何思豪大痛，手脚略缓，徐铮左手挥出，抓住他右

腕一拿一扭，将腰刀夺了下来。

何思豪怕他顺势挥刀削来，忙向后跃，举手往脸上一抹，满手是血。徐铮将腰刀往地下一摔，说道：“你还敢瞎着眼睛骂人？”何思豪满脸羞惭，不敢作声。

商宝震伸手一拉徐铮后襟，使个眼色。徐铮尚未会意，商宝震已大声说道：“双方不分胜败。好啦，大家武功一般高明，小弟佩服得紧……”徐铮急道：“怎……怎是不分胜败？”商宝震道：“两位武功各有独到之处。徐兄的查拳纯熟。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更是厉害之极。徐兄，你一时侥幸，其实讲真功夫，还得算什么大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取出手帕，帮何思豪抹去鼻血。徐铮还要再争，马春花道：“师哥，别理他。咱们出去。”

徐铮打了何思豪两拳，一口恶气已经出了，但商宝震说话含糊，明明袒护对方，倒似自己输了，越想越怒，狠狠望了他一眼，随着师妹出去。走到天井，天空轰隆隆一片雷声过去，雷声中夹着商宝震、何思豪的大笑之声，显然这二人在背后笑他。

他虽打架获胜，但越想越是不忿，气鼓鼓地坐在火旁。只见师父双目似开似闭，睡意甚浓。过了一会，何思豪走了出来，不知跟那两个武官说些什么猥亵言语，三人一齐哈哈大笑，不时斜目瞟那美貌少妇。

马行空慢慢站起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到镖车旁边检视，忽然叫道：“铮儿，过来，你瞧这儿怎么啦？”徐铮听师父叫他，赶忙起身过去。马行空侧过身子，面向墙壁，伸手整理镖车，低声道：“不长进的东西，你那招‘垫步踹腿’怎么踹偏了？否则哪用跟他缠斗这么久？”徐铮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都瞧见啦？”马行空道：“哼，你莫想在师父面前捣鬼。他使那招‘提步高探马’时，你干么不使‘弓步双推掌’？迎面直击，早就胜了。你就是胆小怕死。”徐铮回想适才相斗之时，初时不知敌人虚实，

果然有些害怕，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重了些。看来师父装作不知，其实是躲在窗外观看。

马行空又道：“快进去谢谢那姓商的吧。人家年纪比你轻，可有多精明能干。”徐铮大为诧异，道：“师父，谢什么？这姓商的偏心，不是好人。”马行空冷笑道：“是啊，他是偏心呢。可是他偏心维护你徐大爷哪。”徐铮满心胡涂，怔怔地望着师父。马行空低声道：“你打的是什么人？他是御前侍卫。咱们呢，那是凭人家赏口饭吃的走镖的。官老爷当真跟你为起难来，咱们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么？那少年护住了他面子，叫你这楞小子少了一桩后患。”

徐铮恍然大悟，连称：“是，是！”奔到后院练武厅中，只见商宝震抬手踢腿，正在练一招“查拳”中的“弓步劈打”，正是徐铮适才用以击中何思豪那一手。他见徐铮进来，脸上一红，急忙收拳。

徐铮抱拳道：“商公子，我师父叫我跟你道谢来啦。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，心里还怪你呢。”商宝震道：“徐大哥，你武功胜过那个侍卫何止十倍？小弟佩服得紧。”徐铮听他称赞自己，甚是高兴，当即跟他谈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练的是哪一门功夫？”商宝震道：“小弟初学，什么也没学会，谈不上是哪一门哪一派。适才见徐大哥用这一招打他，是不是这样？”说着右足踏出，右拳劈打，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。

徐铮刚才以此招取胜，见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，自然兴高采烈，说道：“这一招有两句口诀，叫作‘陆海迎门三不顾，劈拳挑打不容宽。’”这两句顺口说出，忽然想起，这是师门所传心法，怎能胡乱说与外人知晓，忙转口道：“你比得很对，就是这招。”

商宝震道：“什么叫作‘陆海迎门三不顾’呢？”徐铮道：“这个……我可也忘了。”他不善撒谎，这一句话出口，脸也红了。

商宝震知他不肯说，也就不再多问，只是着意结纳，将他捧得全身轻飘飘的如在云雾。

徐铮道：“商老弟，咱们也别闹虚文。你使一套拳脚给我瞧瞧，若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我跟你说说，也不枉了今日结交一场。”商宝震大喜，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”当下拉开架子，在场中打起拳来，但见他“头趟绳挂一条鞭，二趟十字绕三尖”，使的是十二路潭腿。

这路拳脚使得倒是纯熟，但出拳不正，脚步浮虚，虽然袍袖生风，姿式华丽，若是与人动手，却半点管不得事。只把徐铮看得暗暗摇头，等他打完“十二趟犀牛望月转回还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莫怪我直言，教你武艺的师父是耽误了你啦。”正要往下解释，忽见马春花在厅口一探头，叫道：“师哥，爹叫你。”

徐铮忙向商宝震告辞，回到厅上。只见火堆旁又多了两个避雨之人。一个是没了右臂的独臂人，一条极长的刀疤从右眉起斜过鼻子，一直延伸到左边嘴角，在火光照耀下显得面目极是可怖；另一个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，黄黄瘦瘦。两人衣衫都很褴褛。

徐铮向两人望了一眼，也不在意，走到马行空面前，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马行空脸一沉，低声道：“去了这么久，又在卖弄武艺了，是不是？”徐铮道：“弟子不敢。这里姓商的主人镖法不错，哪知拳脚一点儿也不成。”马行空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给人家冤啦。凭你这点功夫，两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”徐铮一笑，道：“那怕不见得。他师父教的十二路潭腿，尽是好看不管用。”马行空道：“你知他师父是谁？”

徐铮心中暗奇：“我师父没跟那姓商的见过面，又没见他练过拳脚，怎么连他师父是谁也知道了？”当下答道：“弟子不知，